

NüLing
He ZongTong

女伶和总统

齐明昌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女伶和总统

责任编辑:严麟书

封面设计:池 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伶和总统/齐明昌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6

ISBN 7-5339-1465-1

I. 女... II. 齐...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471 号

女伶和总统

齐明昌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242 千字 印张 10.5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465-1/I·1312 定价:15.60 元

内 容 提 要

刘喜奎是民国初年的河北梆子女演员。她精湛的演技，高洁的品格，美丽的容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赞赏，同时也招来一些总统、军阀与政客的纠缠和迫害。先是袁世凯以唱堂会为名，将她骗进中南海，用三千两黄金的聘礼为诱饵，想娶她当十一房姨太太；接着因复辟清室而声名狼藉的“辫帅”张勋无故将她扣压，威逼她做妾；继而贿选总统曹锟又和陆军部次长陆锦狼狈为奸，无休止地纠缠着要将她纳宠。这期间，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以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也不断对她进行骚扰……

在邪恶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下，刘喜奎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志高行洁，巧妙地与这些势力周旋，终于摆脱魔爪，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心仪已久敢于抨击曹锟的热血男儿崔承炽为终身伴侣。

本书情节曲折跌宕，人物栩栩如生，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和抒情的笔墨，再现了民国初年政坛和梨园的历史画卷。

1915年9月。北京。

中南海的秋夜格外宁静，到处都进入了梦乡，连拂在水面上垂柳的柔丝也一动不动，仿佛已经沉睡。

四面环水的瀛台却灯火通明，阵阵欢声笑语不时从那里传来。也许是因为光绪皇帝曾在这里被慈禧太后幽禁过的缘故，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搬进中南海，就看着这个地方不顺眼。他把黎元洪从湖北“欢迎”到北京之后，想让黎元洪住在这里，黎元洪头摇得像钟摆，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这里只好成为饮宴和接待宾客的地方。

中南海的谯楼上已经打过了一更，侍卫和侍女还在瀛台穿梭般进进出出，浓烈的酒香和烹调的油香，不断从瀛台那三间房子里飘洒出来。

民国总统袁世凯今天在这里设宴招待他的几个心腹和老朋友。今天宴会的规模并不大，只有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红木餐桌边，但是出席宴会的人却几乎囊括了为他登基当皇帝鼓噪的民国政府大部分政要。

坐在主人位置上矮矮胖胖的老头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字慰亭，是河南项城人，所以很多人背后都称他为袁项城或项城。

袁世凯今天没有穿他心爱的总统制服，只穿了一件玄色的马褂，呢子坎肩脱下来挂在了衣架上。老头子此刻满面春风，大脸盘上荡漾着满意的笑容，圆滚滚的脑门上汗涔涔的，好像刚从浴室里出来。

客人中那个湖南口音浓重、一副学者模样的人叫杨度。他早年留学日本，因为创办《游学编译》和《中国新报》名噪一时。辛亥革命后投靠袁世凯，和汪精卫一同组织共济会，成为袁世凯帐下的一位谋士。几年来，他鞍前马后地为袁世凯效力，去年终于被封为参政院的参议。

几个月前，袁世凯把杨度召去，让他罗织一批国内的超级名流，成立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为他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袁世凯知道复辟帝制像变戏法，不到关键时刻不能把蒙在上面的毯子揭开，不然戏法就会被戳穿。他和杨度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因此他叮嘱杨度只能在幕后操纵，不宜抛头露面，一切要做得不露痕迹，免得授人以柄。

杨度却有自己的小算盘。恢复帝制是改朝换代的大事，自己如果隐身幕后，将来论功行赏，宰相的乌纱帽肯定落不到自己的头上，只能弄个跳加官的小角色干干。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怎么可能自甘寂寞隐身幕后？他亲自出马联络了孙毓蘊、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五人，领衔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说什么“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明目张胆地为复辟帝制摇唇鼓舌。一个月前，他又组织“各省公民代表”，向参议院请愿“变更国体”——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复辟帝制。筹安会的宣言和成立，露出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马脚，全国反对之声四起，首当其冲的筹安会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许多人都上书国民政府“请诛”筹安会杨度等“六君子”。杨度自作聪明捅了个大娄子，袁

世凯非常恼火，连声骂杨度是利欲熏心的“混蛋”，好事让他办砸了。袁世凯自己是始作俑者，不好深责杨度，一口气只能闷在肚子里。当然，杨度在袁世凯心目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那个身穿上将军服的中年人是段芝贵，他生得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但是凌厉的眼神在他周正的脸上显得很很不和谐，使他的相貌大打折扣。他是安徽合肥人。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百依百顺，袁世凯放个屁，他都说是香的。人们都戏称他是袁世凯的干儿子。1907年，他任天津道员时，为夤缘亲贵，花十万大洋买了唱河北梆子的女伶杨翠喜，献给庆亲王子，当时的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谋得黑龙江巡抚一缺，登时朝野舆论哗然。御史赵启霖一本参下来，他被慈禧罢官免职。民国成立之后，他作为袁世凯的心腹理所当然地重新起用，被提拔为第二军军长。他秉承袁世凯的旨意，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有功，升为彰武上将督理湖北军务。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兵权在握，根本瞧不上他这个光杆司令；他自恃是袁世凯的嫡系，也不含糊。两人你争我斗，互不相让。强龙难压地头蛇。他和王占元争斗，处处都不占上风。上个月，他跑到北京来向袁世凯诉苦，讲得声泪俱下。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一个月前封他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

段芝贵感激涕零。前几天，他看到湖南将军汤芑铭通电“劝进”——劝袁世凯恢复帝制当皇帝，也不甘落后，暗中联络了湖南的汤芑铭、陕西的陆建章、安徽的倪嗣冲等十四位将军，上了一个“密呈”，请袁世凯“速正大位”——登基做皇帝。

席间，最活跃的人是梁士诒。在前清时代，他是邮传部的大臣；袁世凯当了总统之后，他担任总统府的秘书长，成为入幕之宾，参与过袁世凯的很多机密。

当时袁世凯手下的幕僚分为皖、粤两派。粤派的首脑人物就是梁士诒。他和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等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把持全国的银行、铁路，成为著名的“交通系”。梁士诒因为是“交通系”的核心人物，那时所办的铁路抵押借款，都是由他经手。大笔大笔借款的回佣——就是现在十分流行的回扣——给他带来滚滚的财源，很快就成为大富翁。加上他长袖善舞调度有方，用钱办内河航运、开矿，手中的钱越来越多，被人们称为“梁财神”。

“梁财神”也是袁世凯的财神。他给袁世凯的办事处送钱，出手就是五十万、一百万。密谋恢复帝制的巨额经费自然也都是他张罗的。背地里人们都说，袁世凯幸亏有这么一个财神，否则日子还真不好过。梁士诒和人每谈到这个话题，不不得得意忘形，说什么“国家财源如此枯竭，而老头子筹办帝制，挥金如土，若非鄙人竭力张罗，焉能平稳度过”。这些话袁世凯当然不喜欢听。再加上他利用公府幕僚长的地位，经常和各省军阀密电往来，事前未请示，事后也不报告，袁世凯更加不快，觉得有必要敲打他一下。

不久，京汉、津浦、沪宁等五个铁路局长因贪污舞弊遭到弹劾，他的同乡交通次长叶恭绰也停职待审。“五路财神”加上叶恭绰垮台，吓得梁士诒心胆俱寒。他觉得袁世凯这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自己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岌岌乎危哉！他是一个聚敛能人，袁世凯当然不能把他一脚踢开，发动“五路财神”弹劾案，目的是告诫梁士诒不要胡言乱语，不要和军人勾搭，企图自立门户。梁士诒遭此打击，不得不加倍卖力气为帝制活动开辟财源，以挽回袁世凯的信任。

神态倨傲的人是参议院参事张镇芳。他也是河南项城人，和袁世凯既是同乡又是姻亲。虽是1892年壬辰科的进士，但是并

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平日倚仗他是袁世凯的表弟这种姻娅关系，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气得北洋军阀的大将段祺瑞等人在背后经常骂他是“黄带子”。他现在是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的首脑人物，正春风得意。

那个清癯的脸上心事重重的老头是自号菊人的徐世昌。他的祖籍天津，出生在河南汲县，和生于河南项城的袁世凯是大同乡。在清朝官至协办总理大臣，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办事左右逢源，滴水不漏。袁世凯发迹前，他是袁世凯的好友；袁世凯发迹后，他是袁世凯的军师。很多人背后都称他是“活曹操”。去年，他被袁世凯从青岛请来当了国务卿。

在座的还有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总务厅厅长唐在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步军统领江朝宗、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

今天的宴会名义上是家宴，实际上和办公会议差不多，中心议题是商量如何“选举皇帝”。

皇帝有选举的吗？这真是亘古未有的怪事！大家觉得不好开口，都在闷头喝酒。

张镇芳看到众人钳口，觉得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到来，就抢先打头一炮：“这些日子，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各省代表陆续来到北京，闹得我焦头烂额……”

最近，他自认为干了一件很露脸的事情。在梁士诒的策动下，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发动一伙人到北京请愿变更国体，拥护袁世凯当皇帝。他们发动的一伙人鱼龙混杂，上至王公贵族，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这些人只要列入请愿名单，就会在白吃饭、白看戏的同时，还能把大包小包的钱揣进口袋。名利双收的事，谁不干？于是很快形成全国“各省公民代表”纷纷请愿的局面，他们“请求”袁

世凯赶紧当皇帝，以“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挽救国家内忧外患的危险局面”。北京比外地更加热闹，一面是大小报纸拼命鼓噪，一面是不三不四的人到内务部请愿。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张镇芳的自我表白，招来的只是国务卿徐世昌一旁的冷笑。选举皇帝的主意本来是他出的，现在张镇芳、杨度和梁士诒倒唱起主角，自己反倒被冷落到一边。冷落就冷落吧，我犯不着拿热脸孔去贴人家的冷屁股。袁世凯当皇帝现在已经民怨沸腾，将来说不定还要遭后人唾骂，我何苦要帮狗吃屎为虎作伥，留一个千古骂名？如此看来坐冷板凳也有坐冷板凳的好处。

杨度打断张镇芳的话说：“你的功劳我们都很清楚，你就不需要吹了，快说实质问题。”

张镇芳不满地瞪了杨度一眼，接着说：“选举皇帝的程序是：在正式投票之前，各省要选举参加国体投票的国民代表。代表的名单先由政府拟定，然后交地方选举。选举办法是每县推选一个选举人，到本省将军衙门去选举本省国民代表。选举前先征求意见，他们同意我们的名单，就招待午宴，然后参加选举；不同意我们的名单，就让他滚蛋，选举的事情对他连提都不要提……”

“办法倒是严谨，你不觉得太损了点吗？”徐世昌揶揄说，“地方可以这样选，全国选举怎么办呢？”

张镇芳说：“全国选举不集中举行国民代表大会，而由各省将军、巡按使监督，记名投票选举。”

“在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川资或公费’五百元。”“财神”梁士诒知道钱的力量，马上补充说，“选举结束，要举行一次宴会，好好庆贺一番。”

宴会开始时那种拘谨的气氛渐渐消失，桌上觥筹交错，气

氛越来越浓厚。

选举是件大事，袁世凯似乎还嫌不够热闹，说：“到那天光喝酒不热闹，最好请几个名角唱唱堂会，就更热闹了。”

他的提议立刻博得众人的赞同。然而请哪个名伶好呢？人们吃不准袁世凯的心思，怕拍马屁拍不好拍到马腿上，都在装作思索，不愿说话。

还是袁世凯自己打破了僵局：“本大总统不请则已，要请就请北京城最有名的角儿。你们说，北京城谁名气最大？”

人们再次沉吟起来。

作为袁世凯至交和智囊的徐世昌，当然知道袁世凯肚子里有几根肠子。北京的坤伶大王刘喜奎技艺超群，能演老生、花旦、刀马旦、青衣，会唱梆子、皮黄，是文武昆乱不挡的全能演员；又因为天生丽质，扮相俊美，被观众称为“天下第一美人”。刘喜奎是色艺双绝的名伶，许多王孙贵族都对她垂涎三尺，但她都不为之所动。袁世凯动她的脑筋也非止一日，多次托人说媒，都遭到刘喜奎拒绝。但是，要让刘喜奎来中南海唱堂会，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他简直无法想像。他拈着稀疏的胡须，慢吞吞地说：“要说名气，当然是谭鑫培谭老板名气大；但是要论色艺双全，当然要推坤伶大王刘喜奎刘大姑了。”

袁世凯以前也请刘喜奎唱过堂会，刘喜奎姣好的面容和秋水般的目光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多次托人做媒，让刘喜奎嫁给他当姨太太，遭到拒绝后，他仍然热情不减。他决定要利用这次唱堂会的机会，让刘喜奎就范。一丝笑容爬上他的面孔：“对，就请刘大姑。”

众人都随声附和：“对对对，请刘大姑。”

在刘喜奎那个年代，十六七岁就都为人之妇了。刘喜奎至今也没有结婚，所以人们都称她刘大姑。

“我看不要等到大选完毕，明天就把刘大姑请来唱堂会。”段芝贵摸着袁世凯的脉搏说。

“对，明天就请。”又是一片随声附和。

徐世昌见袁世凯兴致勃勃，就不阴不阳地说：“怕不那么容易，听说这个丫头倔得很，很多人追求她都碰了钉子。”

袁世凯当然了解刘喜奎的刚烈性格。但是现在身为大总统，连一个女伶都不敢碰，还谈什么治国治军。他说：“再烈的马，我也能骑。”

两天之后。

清晨，北京的街头还冷冷清清的，前门外西珠市大街的柳树井街的路北，建筑气派的第一舞台门前用铁栅栏圈起的空地上，已经人头攒动。这些人都是些戏迷，都是著名坤伶大王刘喜奎的戏迷。

前些天，刘喜奎在中和戏园演《杜十娘》。她天仙般的扮相，风姿绰约的身影，珠圆玉润的歌喉，一下子把人们征服了。许多人顶着烈日，到中和戏园看刘喜奎的演出。戏园天天填得满坑满谷，戏园经理邵雪山整天乐得像庙里笑口常开的弥勒佛。

今天，刘喜奎转到这里来演出，人们又追到这里等着票房开门买票。突然袭来的寒流，使瑟瑟秋风夹着一种像初冬一样的寒气，吹到人们的脸上像剃刀一样锋利，但是人们仿佛对冷飕飕的秋风浑然不觉，一边等着买票，一边谈论着今天上演的剧目：

“今天上演《新茶花》，听说是时装戏，新编的。”

“我在北京住了五十多年，什么角儿的戏都看过，可就是没有看过时装戏。”一个老戏迷问，“这《新茶花》是说什么的？”

“这出戏，我在天津看过。”一个年轻的戏迷说，“是根据法

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改编的。剧中人都改成了中国人，内容也改成了中国的爱国妓女新茶花，鼓励自己的心上人陈少美投笔从戎，去前线抗击外国侵略者……”

正在人们议论的时候，戏园子的门报挂了出来。黑色漆木牌上用白粉写着：今日上演《歉茶花》。

戏迷们登时怔住。一个戏迷说：“报纸上明明登着是上演《新茶花》，怎么忽然变成了《歉茶花》？”

“甭管是《新茶花》还是《歉茶花》，只要是刘大姑的戏，就值得一看。”另一个戏迷说。

“对。咱们赶紧买票，不然就买不到票了。”戏迷们呼啦拥向票房……

这时，一辆洋车缓缓停在戏园门口，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这个女子年轻美丽，一头秀发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黑又亮，漂亮端庄的脸上，两只眸子明亮得让人不敢逼视，看一眼就有一种面临深渊的感觉。但是身上的衣服却让人不敢恭维了。一身灰色双绉夹袄夹裤简直和她美丽的容貌不能相提并论。

她就是声震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济南的名伶刘喜奎。她能演河北梆子，也能唱京剧；能演老生、老旦，也能演花旦、刀马旦和青衣。套用一句戏剧界的术语就是“文武昆乱不挡”的第一流演员，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不能的演员。有一年，北京的《顺天时报》公开选举名伶，刘喜奎以二十三万八千多票当选为第一名，成为坤伶大王。她曾先被誉为“花旦五霸”之冠，后被誉为“青衣三杰”之首。

在舞台上珠环翠绕的刘喜奎，在台下穿着十分朴素。如果走在马路上，除了那张美丽的面孔引起人们频频回头之外，从别地方谁也看不出就是“天下第一美人”坤伶大王刘喜奎。

从车上下来的那个男子，看上去有三十四五岁，白净的面

孔上生着一双俊眼，细细的眉毛略显得有些女性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鼻子，高耸挺拔，像是欧洲人。他是和刘喜奎搭班子的演员兼编剧杨韵谱。

杨韵谱从前也是河北梆子演员，专工旦角，自从和刘喜奎搭班子之后，改演小生，近几年专门替刘喜奎编戏和说戏。

刘喜奎怕戏迷认出她来，下了车就急急忙忙钻进了戏园。杨韵谱则不慌不忙地朝戏园门口走来。他想看看卖票的情况。

他还没有走到门口，门报上《歉茶花》几个字就像一粒砂子突然蹦进眼里，让他感到刺目钻心，柔和的目光立刻变得凌厉，一股怒气渐渐布满脸上。他大声问戏园把门的：“谁写的门报？去给我把他找来！”

不等把门的去找，写门报的先生就一脸惊惶地跑出来，问：“杨先生，有什么事情？”

“你看看门报上写的是是什么？”杨韵谱喝斥说，“连‘歉’和‘新’都分不清还写什么门报！”

“是是，我马上改。”写门报的先生一脸诚惶诚恐。

杨韵谱看到买票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脸色渐渐缓和下来：“多亏了是刘大姑的戏，要换个人观众早就跑光了。”

他走进了戏园的后台。刘喜奎正惶惶不安地张望，漂亮的脸上飘着一丝愁云，看到他急忙问：“票卖得怎么样？”

“买票的，人山人海。”杨韵谱有些夸张地说。

“真的？”笑容渐渐在刘喜奎脸蛋漾开，“刚才我还直后悔，不该答应杨小楼来第一舞台演出。我真不知道这两千六百个座怎样才能填满。”

半个月前，刘喜奎在中和戏园唱得大红大紫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此人是个一米八的大个子，有三十来岁，长得鼻直口阔，虽

然说不上英俊，但是却有一股不凡的气势。刘喜奎一眼就认出他是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杨小楼。

杨小楼天生是个演戏的材料，他在很多地方的艺术处理与众不同。各个角色出台一挑门帘，总要聚精会神地用力，才能博得观众的喝彩。而杨小楼则不然，他出台一挑门帘，只一低头一扬头就完了，干净利索，潇洒优美。他演戏看上去仿佛不卖力气，像在偷懒，实际上他一招一式都不懈怠。

杨小楼博得了观众的喜爱，也深得慈禧太后的青睐。他成为“内廷供奉”，经常到皇宫里演戏，每次演出之后慈禧都有赏赐。有一次演出后，慈禧竟当场脱下手上的玉扳指赐给他。伺候慈禧的太监们说，只要是杨小楼的戏，怎么演老佛爷都喜欢。

“杨先生今天怎么这样闲在？”刘喜奎赶紧站起来。

原来，杨小楼和北京的巨绅孙学士等人共同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一个戏园“第一舞台”。第一舞台设备先进，灯光布景齐全，楼上楼下可以容纳两千六百个座位，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戏园，所以人们称它第一大舞台。

戏园刚开张时，名角连袂登台演出，场场满座。不久，一个青年在戏园门口的铁栅栏前躲避雷雨，不幸触电死亡，戏园因此停演了十多天。一年之后，又因为电线走火，前台大部分被烧毁。一些迷信的人说这个戏园是盖在火神庙的旧址上，得罪了火神爷，才屡屡发生火灾。后来戏园虽然修复，可是好角都不愿意到这里来演出，上座不景气，两年来赔了不少钱。

“我今天是来请你帮忙的。”杨小楼被困境所迫，说话没有过门和插曲，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请你到‘第一舞台’去演出，帮我一把。”

“您那个第一舞台我可不敢去。”刘喜奎神色犹豫，“您的戏院两千六百个座，我怕坐不满。”

“你是谦虚，你唱戏还会有不满座的事？”杨小楼说，“连谭老先生都慥你一鼻子。”

杨小楼说的是不久前的事情。

第一次是袁世凯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办堂会，他把北京著名的戏剧演员都请去了。那天演出的顺序是：杨小楼的《水帘洞》，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刘喜奎的《花田错》，谭鑫培的《定军山》。按当时在梨园界的声望，谭鑫培是前辈老艺术家，理应由谭鑫培唱压轴戏，但是谭鑫培年事已老，怕压不住阵，就让刘喜奎唱压轴戏，刘喜奎当然不肯，但是谭鑫培说：“我年事已高，已成强弩之末，该让一让了。”

还是在这一年的春天，京津名角在北京打擂唱对台戏。谭鑫培在丹桂戏园演《洪羊洞》，刘喜奎在三庆戏园演《花田错》，梅兰芳在吉祥戏园演《贵妃醉酒》。刘喜奎和梅兰芳的演出天天爆满，谭鑫培演出的戏园里观众则寥若晨星。谭鑫培叹惜道：“吾坤不敌刘喜奎，男不敌梅兰芳，世风所趋，奈之何！”后来《半月戏剧》刊登文章追述这件事说：“女伶刘喜奎以梆子花旦献艺，声嘶力竭，声势煊赫，座价之昂，压倒老谭，更无论杨小楼、刘鸿升、梅兰芳辈矣……当时，老谭以喜娘锋芒过盛，竟久久不愿出台，且语至好谓，坤角不敌刘喜奎，男角不敌梅兰芳。”

说起这段往事，刘喜奎说：“那是观众捧我，其实我的技艺还是不如谭先生。”

“人不亲艺亲，不管怎么说，你也要帮我一把，我都快赔光了。”杨小楼诚恳地说。

“好，戏园合同期满，我带戏班就去第一舞台。”刘喜奎真心想帮助杨小楼。

杨小楼心满意足地告辞。他走后，刘喜奎越想越感到后怕。在第一舞台演出，别人都不满座，万一我也不叫座可怎么办？惟